

界後，四邑商人集團出現兩位新一代（又互相競爭）的領袖：一為李氏親姪李星衢、一為李氏世姪陳符祥。30年代，陳氏仍掌聯益保險、廣東銀行部分財權，同時另組一系列新公司：陸海通公司、酒店、藥房、置業、保險及彌敦酒店，並活躍於新界地區的土地投機事業。上水置業就是陳氏在新界土地投機的產物。上水廖氏四房當時分作兩陣營，兩皆着力與陳符祥合作試圖開發上水土地，陳、廖的開會聚集處就是彌敦酒店（至今仍存在）。

陳符祥開發新界土地投資的資金大多來自廣東

銀行及聯益保險公司：30年代末，廣東銀行（在港註冊但在粵運作）面臨經濟危機，行將被宋子文沒收，李煜堂子孫曾與陳符祥、李星衢聯絡挽救。李星衢據說當時拒絕出資挽救銀行，其理由為——銀行與聯泰資金已為陳符祥投壓於「前景不大」的新界土地。廣東銀行結果為民國政府沒收，李氏子孫在四邑商人組織中的地位淡出，陳符祥及其經營的陸海通系列公司則繼續在港經營。其在新界之土地投資，時間證明獲利甚豐。

有關清代樟林港貿易的一段記載

陳春聲

中山大學歷史系

近年在廣東澄海縣樟林鄉調查，得到當地文史學者李紹雄先生協助，印得民國34年當地人陳汰余編撰的《樟林鄉土志略》抄本乙冊。作者稱「本志為專載本鄉往事，俾鄉人得悉桑梓源流」。全書分鄉土之原始、名稱之由來、氣候、鄉民之來源、物產、鄉民生計、鄉土變遷、曆朝顯貴、篤行、裝

服、藝術、災變、建設、廟宇、古跡、怪異、先賢文藝等節目，所錄大多為作者之見聞，體例不甚嚴格，內容生動有趣。其中「鄉民生計」一節，記錄明代至民國數百年間當地經濟狀況的變化，言簡意賅。此書不易獲見，特抄錄一段公諸同好者：

我樟地頻海噬，鄉人昔以漁為業。羈網、牽罾、扣船、掌桁、柵箔、挨緝、放湖、鈎釣，深水淺腳，無不有之。故昔有耕三漁七之諺。及後海濱泥淤日勳廣，東郊一望，海變良田。農業之家，日見日多。

陸地與各屬交通舟車便利，遂成上北落南通津總匯。各屬出洋者，必來樟林赴船。鄉民亦漸次由農而入工商。至雍乾間，南北洋船，往來益眾，更由鄉村而變成市鎮。鄉人出洋成家者，亦由此始。漁民則營罾網而為大商，蔗寮糖坊林立，農民亦多成巨賈。此時人民殷實，釘洋船而發家者，各社不少其人。大商巨賈，更難枚舉。仙橋一街，皆洋船行。至今里巷有一句趣語，曰：「大船到，豬母生；烏仔豆，帶上棚」，即當時說幸運之人。又有一句掃興語，曰：「無師請著阿晴盲五」，亦當時實事。因洋船欲放行，昔人習俗必延師公船上祭神，頌經禱祝，然後開行。同時開行者常成十艘，或多至十餘艘。師公本無多人，睛盲五非真盲者，乃師公之下者。一時缺乏，雖下必請，故有是語。以此可知當時人民生計之饒裕。當時北社林家有一艘名曰「和春冠」，一聯云：「和之璧，隋之珠，珠合璧聯歌滿載；春自南，夏自北，南來北至慶榮歸」。

咸豐之世，紅頭船（即洋船）改變為甲板船，而變為火輪船。樟林口岸無形中移出沙汕頭。不特發洋事停歇，至同光時東面海成沙田，港內出海不止十餘里路，羈網牽罾事業且讓南澳、柘林、海山。鄉中只有少數貧人只身持罾于海濱而已。

然輪船往來，波濤不惊，航海無阻。鄉人出洋者日眾。發跡于暹域者，各社有人。南洋群島實為我樟林殖民矣。

樟林是清中葉粵東沿海最重要的近海帆船貿易港口。筆者所見有關當時口岸及社區情況的記載，以《樟林鄉土志略》的這段內容最為豐富生動。所述從漁村到農村，再到貿易港口，近代以後又成為僑鄉的變遷，在潮州沿海地區可能不特是樟林一鄉的歷程。值得注意的還有，以往的研究大多強調汕

頭開埠以後樟林的衰落，但從上引記載可以看出，其時樟林已成僑鄉，財富積聚仍在繼續。其他文獻記載和實地調查所得也證明這一點，事實上，清末民初正是樟林社區迅速擴展的時期，20，30年間村落擴大了一倍。此是後話，按下不提。